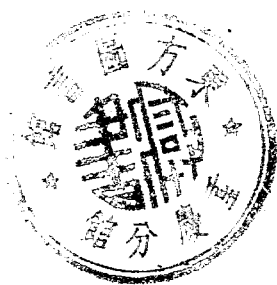


著明新陳
集羅陀曼



1934—1944



曼陀羅集

陳 新 明

1934——1944

曼 納 羅 經

第 一 卷

封面設計：
侯子步

0101—0001



寫在曼陀羅集前面

柳濤

我不大懂詩，對於詩，原不敢多說什麼話的。大不應該的是前幾年同詩人漫步於江岸頭，諦聽着杜鵑和船夫們的競唱，盼望着古老的榕樹，迸發壯苗的新芽。那時候，詩人忽然投過來一句：『曼陀羅集出版時，你要寫一篇序文。』我順口答應着：『好吧』。於是惹得如今一再被詩人催促着，雖然不願意，也祇好大胆的說些外行話了。這兒並沒有高超的見解，只不過是對自己底『一言』負責而已。

說起來，曼陀羅集中的許多詩章，我曾作過它的第一個讀者，有時候還由詩人朗讀給我聽。這閱讀和傾聽的最深刻印象是：韻律，音節非常諧和，行段同全篇都是那麼的自然，光華，因為差不多都是抒情的短歌，所以每一翻讀，就會再有

「次如像把玩詩人替我鐫刻的印章那樣柔和和圓潤的感覺。集中，有不少『哲理詩』的篇章，由於思想情感化和情緒的洗煉，所引起的不是苦澀而是溫馨的感覺。就是戀歌吧，也由於愛情的藉藉，不是浮動的，不是淺露的，却那麼醇厚，凝定，至於哀愁，那已經在淨化了，像深隱池中的蓮莖一樣，表面上是不見淚痕，也聽不清嘆息的，所以誦讀的時候，只感覺動人的優美，這真是美麗的存在啦！——總之，這兒有着明淨，溫和，清幽的境界，好像走到夏日朗照的風平浪靜的海濱，誰不感到週身爽快呢？

我想：所謂『詩』，是人類潛入自然和人事底深處，將被着時代的零團氣，有王不能自己的崇高的情感衝動，就依據韻律，用有節奏而和諧的，簡練而美妙的形式，真實的表現個人心境間之所感現，歌吟那發掘出來的人間滋味，或描述一種事理的形態，但這都是直現的，情感的，形象化的，而且還要能夠感動大眾，組織起一種詩的情緒來，簡單說：『詩是表現於永恒真實的人生之形象』

。見魯萊所著
「詩辨」

——假使這看法還不太錯的話，我就想說：『曼陀羅集裏有着不少的好詩』，只不過是在風格方面，我還要說：詩人顯然是承繼了古詩句法和韻律一部分的遺產了，以後，倘能研究一下民歌謠諺，也許就會更加諧和，真切和自然了。況且自從『嘗試集』出版以來，建立新中國的新詩歌，早就成了現代中國詩人底任務了，不妄自菲薄的人，都應該來肩負這種光榮啊。

還有意境和主題，從我對詩的觀點看來，就有些『不得已於言』的話要傾吐

可：

詩人既感自己是『魔術台的傻子』，自然要詠出『善于希望的，就不及善于做夢了』。見「二八」『我不知誰會明白他的來處？誰真知道他是向那裏去？我』

祇覺得踏在腳下的，沒有一寸是熟悉的泥土』。

見「而立」

『傻子生活在蛆虫樣的人羣中，又只感到生疏，孤獨和沒有路向，這對於自己和所生活於其中的入間，

是多麼可憐，可哀的事？』病院中』和『飄泊』深刻的歌吟着這『孤獨之感』；

在『憂傷』裏就唱出『一切都離開我飛去了，但她却獨自地環繞着我……』她是人們害怕的憂傷，但我愛着她，我知道，我們將永遠相伴着，在生前，在死後，而『失掉希望的人』，『生命于他已是多餘了……渴望着來拜訪死神，從老遠的地方尋到坑（死神的坑）旁，却偏無意中又錯過了去』——這真是何等刻骨的憂傷啊！於是詩人底意象中浮出了『咬死曼陀羅，咬碎了人同的愛』的『刺猯樣的東西』。見『曼陀羅』『穿過遼闊的原空』，就『聽到額菲爾斯一聲低微的嘆息』，就感覺到『因着你無比的崇高，遂使你永世孤獨而寂寥』。見『額菲爾斯』總之，這兒有一顆看不清人生路向的心靈，痛感孤獨和『失掉希望』時，是那麼刻骨的憂傷；忽然，也會『仰望長空的星月，睥睨膝下的丘陵』，又那麼『無比的崇高』了啦。

這樣的『孤旅的心』，自然會在熾熱的愛情中去尋求休息處和避難地，所以全集三十首詩當中，就有十三首是戀歌。自從詩人讀『鹽鹼』和『雲霞』以後，

聲琴有了主調，可喜的是琴瑟之音也就少了。

不過詩人總是「淮北健兒」，當其還是「赤腳的小孩」的「時光」，同連雲港的海浪漁舟和海鷗曾經親密的交往；如今呢，只能「隔著萬里烽煙，悵望月中的海角」了。

見『月夜懷佳訊』

生活「在這遙遠的山國裏」，却「連故鄉的風也不會吹

到」。

見『在這遙遠的山國裏』

而且十年前，「有個撒網的姑娘」，在海濱擄去了詩人的心呢

。雖然「鄉思的煙霧……隔別了千萬里的路程」，

見『寄月』

雖然「在夢中……一聲

低嘆，吁出了七載深久的哀忱」，但是誰點燃烽煙的？是什麼力量使故鄉隔別了千萬里呢？詩人却只是皺了皺眉頭，發幾聲輕唱，懷鄉病或者輕微，或者深沉。

本來，「飄泊着」的心靈同「飄泊」生活原是能夠一致的，在這些地方，或者不會產生鮮明而深厚的意相的吧？

——這集子表現出：詩人在探求着，在思索着，倘若把這集子當做只刻了幾圓統約指路碑，要是有那麼一天，一旦詩人豪邁了「踏在腳下的每一寸」都是「

熟悉的泥土，而「當前的大道也正「向着理想的遠景」展開」，疑問號就會轉化為時代的喇叭，吹出時代霧圍氣孕育着的新生前奏曲，那麼，這集子在詩人發展的過程中，將有何等深廣的意義啊！

詩人來信說：正在寫命名為「生命之歌」的長詩，我希望那顆心靈已經走完了自己底老路，我希望牠能夠是「曼陀羅」樹上開放的鮮美而芳香的新花朵。

一九四四，五，一二於青衣水濱

目 次

海的重逢	一
微笑	四
也許	七
期待	九
曼陀羅	二一
野菊	二五
遙寄	二八
徘徊	三〇
給麗麗	三三

還記得嗎

憂傷

葡萄架下

你這樣離開我

病院中

把憂傷從心頭趕去罷

寄月

在這遙遠的山園裏

忘掉希冀的人

幽雲霞

雲霞

雲霞

二五

二七

三〇

三三

三五

三八

四三

四五

四八

五〇

五三

五五

額菲爾斯的悲哀

二八生辰

月夜懷佳訊

隔窗一聲低喚

而立之辰

我懷念那白雲下的地方

雲妹十七生辰

夢

戀——

五四

五七

五九

六二

六四

六七

七三

七五

七七

海的重逢

多年不見了，海浪：

還記得嗎，那時的我？

一個赤腳的小孩，

櫻桃紅了的時光。

在這兒沙灘上，

彷彿還能找出我

過去的足跡依稀；
相隔已多年了嗎？
啊！這四面爲什麼
還是那個模樣？

灰黑的漁舟，
銀白的帆檣
還是牠啊——海鷗；
波瀾上高低的新綠。

幾時再見呢？

中心悵悵！

牢牢的紀念着吧——

這是一個美麗的傍晚，

西山上有個疲倦了的太陽。

微笑

有一個我所敬愛的人，
很久以前離開我去了；
她不會對我有所贈予，
除掉那個深情的微笑。

時間是隻個討厭而玩皮，
輕輕的將那微笑偷跑。

我瘋狂的到各處去追尋，
直到現在啊，不曾尋到。

原野裏有一朵紅色的小花，
她姿容是如何玲瓏而嬌好；
從那因羞怯而低垂的臉上，
我發現了失落多時的至寶。

我疼愛的撫弄着那小花，
小花在微風裏搖曳欲倒；

這不是那可愛的笑臉啊，

我去開她尋我微笑去了。

幾年來踏遍了海角與天涯，

也再不過深情的人或微笑。

我悵悵的再去尋訪那小花，

偏是啊，偏是那花也沒了。

他許

也許那隻多嘴的夜鶯，
會唱出我對你的癡情。
我不願隨人半絲憐意，
像流雲樣逝去這一生。
我沒有蕤絲那樣勇猛，
也沒有溪水那樣溫情；
我祇偷偷的爲你祝福，
像暗夜裏我祝福小星。

幸福早已鑽進了深坑，
希望在草底化作流螢，
我只願長立在你座前，
默默的獻上了這一生。
像晨光裏消去了露珠，
像晚霞裏葬送了鐘聲；
那怕艱苦蛀透我的心，
我愛着你將直到永恒。

期待

白雲聚了，

白雲散了，

你去後的每個黃昏，

我常在這溪邊遠眺。

報信的畫眉不會來，

你的影兒又淡了！

我期望着的姑娘啊，

這裏已綠透了林梢。

白雲聚了，

白雲散了，

流去的溪水，

永不再回來；

你久別的人兒，

也永不再來了！

我期待着的姑娘啊，

紅葉又綴滿了山巒。

曼陀羅

把耳朵貼上我胸口聽聽，

有個東西在嚼着我的心。

不久我將會死了，

讓那些什麼也不懂的人兒，

把我向黃土裏深深的一埋。

我的姑娘啊，那時你得來，

帶顆曼陀羅的種子。

在我墳台的左面栽。

一個年頭以後：

你不必到我的墓地裏來，

曼陀羅才爬上我的墳台，

可是他不會開。

把耳朵貼在我墳上聽聽，

有圖東西嚼着我的屍骸。

兩個年頭以後：

你不必到我的墓地裏來，
曼陀羅才蓋滿我的墳兮，
可是他不會開。

把耳朵貼在我墳上聽聽，
有個東西響着我的棺材。

三個年頭以後：

你必須到我的墓地裏來，
墳前的曼陀羅正繞着開，
有個刺繡樣的東西，

抓開墓土，爬上了墳台，

你得把牠捉住，那便是悲哀，

牠將咬死了墳前的曼陀羅，

咬碎了人間的愛。

一九三四，七，二六。

野 菊

這籬邊的小徑，

每天你都要走來；

那山腰的野菊，

我知道你最喜愛；

跑到那裏採一束回來，

想送給你又怕你掙開。

把牠放在路旁的草裏，

你總會拾去的

祇要你明天來。

在露水未乾的早晨，

花兒該是十分鮮明；

若是你拾去這花兒，

希冀你能留神，

在牠銀色的瓣裏，

藏着一顆金色的心。

如果是晚天，

孤霞還不會消褪，

花兒已十分憔悴；

也許你將不會檢起，

雖然牠的綠葉上，

灑遍我想思之淚。

道 齋

從前我曾宣誓過；

無論命運怎樣捉弄我，

我也再不悲傷。

可是每個清夜裏，

淚兒偏潸出了眼眶。

如果有一天我們

再能相見，姑娘啊：

我會把淚珠穿成珠兒，
掛上你的胸前。

三九三四，二二，二六。

徘徊

桃花開開又謝了，

茅草枯死又發青。

整整的三個年頭，

你這縐着眉兒的人，

怎的就不離開海濱？

是一個沒有起風的早晨，

海上的霧氣還沒有消盡。

海水正泛着銀波，

白鷗在搖着瘦影，

有個撒網的姑娘，

她撈去了我的心。

我在這裏等着她，

浪花低落海水昇，

整整的三個月頭，

我徘徊在這海岸，

桃花開開又謝了，
茅草枯死又發青。

二九三五，四・七。

給麗麗

開在春天的花，

那一朵不是美麗的？

青春的少女，

那一個不是可愛的？

年青的麗麗啊，

怎麼你還要問我呢？

一個春天過去了。

一個春天又過去了；

降霜的時節轉眼就到的，

我怎能再爲你沉默呢？

這樣的蹉跎，蹉跎，有一天

嚴霜會降到我們頭上的！

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一個鮮明的五月，

杜鵑花開滿了山腰，

山脚下偶然的相遇；

我悄悄地說一聲『我愛你』。

你嫣然轉過頭去，

口角上有個抵不住的微笑。

清秋的雨後，

西山上滿佈着紅霞，

我們並坐在老松根下；

我向你說了許多話，

那時你祇無語的低着頭，

一片片剝起石上鵝卵石。

憂傷

當我還很年青的時候，

一切幸運歡快都圍繞着我，

像愛人們圍繞着我一樣；

有個穿着灰色外套的小姑娘，

常時也夾在他們隊裏一齊來，

但是那時我不注意她，

她又很胆小，有時

祇偷偷的向我望一望就走了。

當我的青春還沒有

完全消逝的時候，

她們已漸漸離開我了；

但是她却更常常的來，

披着那件灰色的外套。

這時我曉得她就是憂傷，

然而我並不怕她，

她也不像從前那樣怕我。

現在我是變老了，

一切都離開我飛去了；

但她却獨自地環繞着我，

我伸開手來摟着她，

用嘴唇吻着她。不錯，

她是人們害怕的憂傷；

但我愛着她，我知道，我們

將永遠地相伴着，在生前，在死後。

一九三六，三，一七。

葡萄架下

似無心的手指觸上了含羞草，

每次你看見我都低下了頭。

小姑娘，怎的你這樣怕呀？

我們的事是誰都不知道呀！

鳥兒的歌聲多婉轉多清脆，

他也是爲他那心愛的花呀！

蜻蜓怎麼那樣緊抱着紅蓼呢？
爲着愛，一點也不該胆怯呀！

你怕那老楸樹繃長的臉嗎？

匠人們就要砍他去做棺材啦！

你怕那遠天的月芽偷窺麼？

她是在爲着我們祝福呀！

你看水波動了，那是魚兒們

在水底說着情話，小姑娘，

我們也來個甜蜜的吻吧，
在這靜悄悄的葡萄架下！

一九三六，四，二六。

你這樣離開我

你這樣離開我，

我並不怨恨；

你是個好心人，

你的前程應因着

別人而光明。

你是個好孩子，

你也許不會忘記我；

我却會想出方法

來忘記了你。

命運是秋風，

我是一片落葉，

一切已經如此了，

眯着眼睛飄零去罷！

二九三七，三，一七。

病院中

早晨躺在床上，

望見窗外落雨了，

心頭得到異樣安寧。

聽隔院的畫眉叫，

凝視雨珠在樹葉上滑；

一切的思念都丟開了，

沒有愛，也沒有恨。

迎面的綠窗

在雨絲裏分外鮮明；

時而有白衣人飄過，

輕叩着玻璃，

「好些了麼？先生。」

一九三七，三，二三。

把憂傷從心頭趕去罷

把憂傷從心頭趕去吧！

自己還是個年青的人，

年青的人正像這盛夏。

夏夜的天宇多遠多澄清，

別儘懷念着往事，

往事祇是一顆流星。

寄 月

看到異鄉的孩子提着石榴，

鄉思的煙霧又在心頭升起了；

你留下那兩絲並生的小樹，

該也是果實沉沉了麼？

如果我說牠有點象徵着我們，

那你也許會搖頭否認；

因為牠們還是相互的偎倚着，

而我們却隔斷了千萬里路。

祝他們好，的長大吧，

牠是我們愛情的見證：

牠曉得我們許多的事情，

牠瞭解我們比誰都深。

也許那沙沙的聲息裏，

還能聽出我們當年的絮語；

也許牠多情的綠葉上，

還顯露著我們握別的慘情。

你該記得，在那石榴枝上，
爲我洗晾一幅將綉的手巾，
怕風兒搖落，慧心的
你配上自己的那一幀。
用根紅線相並穿起，
待手帕乾了，我們說笑取下，
發現在一對手帕的角上，
有兩根染得淡淡的紅影。

還是受了啓示，從那日
我胸中燃起了熱情，
我向你表白了忠誠，
我們相愛着直到如今。
雖然紅影兒已從帕上消逝，
但心頭的却更鮮明。
不要笑我愛記這些瑣屑的事情，
這些最能繫緊我們的心。

對着石榴，你也許會

記起秋風裏的客中人，
眼前幻起歡聚的夢，
但這更會加深人的哀愁，
一切都來自珍攝吧！
莫讓難情傷害了我們，
祇有健康的信息，
才能溫暖漂泊人的心。

一九三八，九，二四，于寶雞。

在這遙遠的山國裏

在這遙遠的山國裏，

連故鄉的風也不會吹到；

天氣像孤旅的心，

老是這麼陰沉。

思念的翅膀折斷了，

池不再如往日的喧嘩。

這裏的花香不能治療懷鄉病，
還有什麼更親切的？

連夢的味兒都是酸澀。

瞧着東流的水

想到那積雪的海濱，

在黃昏的時候，是不是

有一雙蒼茫的大眼睛，

遙望着西風裏的落日？

一九三九，二，二二。于成都

失掉希望的人

死神的坑是黝黑的

在人們常走的路旁，

有人走路是臉向着天的，

當他落下去的時候，

連懊悔也沒來得及，

這就是那有禍的了。

可哀的是一些聰明人，

他們怕死，老是瞪着眼睛。

等發現坑已在他腳下，

死神已抓住他的頸項；

糾纏的手還攀着坑沿掙扎，

但終於落下了，因為死神最是無情。

最可憐的是失掉了希望的人，

生命于他已是多餘了，

他再不能忍受時間的壓抑。

渴望着來拜訪死神；

從老遠的地方尋到坑旁，

却偏於無意中又錯過了去。

一九三九，三，一一。于成都

贈雲霞小妹妹

你說我是詩人，

要我爲你做詩，

要我做一首詩來送你。

我知道世界上許多偉大的詩篇，

歌詠着春晨，歌詠着月夕，

歌詠着百合，歌詠着水仙，

歌詠着雲雀，歌詠着海燕，

我想用這些來歌詠你；
但我立刻發現我是個笨伯，
因為這也僅是些笨拙的語言，
在這世界上，祇有你自己，
才是那最奇妙的詩篇。

一九四〇，一二，二七。於青神

漂泊

早晨跨出旅店，

連昨宵的來路還未辨清，

登上車子又出發了。

漂泊的生涯，

像眼前的道路一樣，

何時才找到盡頭？

也看山，也看水，

但連名字還沒問清，

已飄然而過了。

感不到親切，也沒有留戀，

看了一個人又一個人，

一個村鎮又一個村鎮。

一九四一，一，三十一
于獨山

悼夢華

我們眼裏的淚珠，
我們心頭的悲痛，

你還能知道麼？

聰明多禮的女孩兒，

從今以後，我們對你，
就祇剩得悲哀了麼？

現在你是什麼都記不起了，

但我們何時才會忘了你呢？

死者是有福的啊！

聰明年青的女孩兒，

上帝接待你們，

該有個特殊美好的所在罷？

一九四一，二，二八于衡陽。

額菲爾斯 (Everest) 的悲哀

穿過遼闊的原空，我聽到

額菲爾斯一聲低微的嘆息，

啊！崇高的山靈

你也懷着悲哀麼？

你置身帕米爾高原，

你矗立喜馬拉亞山頂

從前古你這點至今。

你受着崇敬而益覺孤伶。

凡鳥妄測你的高低，

庸夫們爲你造出了可笑傳說；

但他們何曾越過你的足跟，

更如何想像你的面目。

你迎着天風，被着白雪，

睥睨膝下的丘陵，

仰望長空的星月，

因着你無比的崇高，

遂使你永世孤獨而寂寥。

一九四三元旦之晨于青神

二八生辰

善於希望的，

就不及善於做夢了。

一樣是騙自己的方法，

何妨更甜蜜些呢！

二十八年的歲月

又冷又孤獨，

一個魔術台前的傻子，
究竟弄到了些什麼？

月夜懷佳訊

隔著萬里烽煙，

我懷望月中的海角，

七個苦味的歲月了，

祇記憶還鮮明如昨。

還是個中秋之夜，

月光像眼前一樣清涼。

小湖裏我們悄然蕩槳，
滿岸是煙柳花香。

我們窺證那蠶蛸的銀繩，
竊聽葵花們的耳語；
載着滿艙花影，
駛入蘆葦深處。

多少年的別離，
多少年的相思；

這中秋夜的月明如昔，
我別後的故人何似？

七個苦味的歲月了，
際記憶還鮮明如昨。

隔著萬里烽煙，

我懷望月中的海角。

一九四二中秋之夜

隔窗一聲低喚

隔窗一聲低喚，

小扉悄然拉開。

小親親倚着門欄，

羞怯怯地，

待進來待不肯進來。

頻愁揮灑，訴說無從，

服藥兒寫出了相思重。

這心春急，頻飛紅

指示你要胸兒壓緊，

再合上雙唇。

二九四二，十二，二二。

而立之辰

年齡告訴我說：朋友，
這是人生重要的關口，
對着自己的前途，
從設定一定方向再走，
示我勇往直前，
於是我停重就拾？
開始翻書選選。

我看到千千萬萬的人
各自走着不同的路徑。

我不知誰會明白他的來處，
誰真知道他是向那裏去；
我祇覺得踏在腳下的，
沒有一寸是熟悉的泥土。

我知道生命會怎樣引領我，
從迷途的莊園重歸現在。

過去說我無須有什麼條件
當前的大道也正自然的展開。

一九四三，二，二五夜

我懷念那白雲下的地方

在這暮春時節，

到處都飄滿着花香。

在這醉人的景色裏，

我懷念那白雲下的地方——

那古老的岷江岸上，

那一團荒頽的城牆。

雖然那不是什麼有名的所在，

却曾消磨過我兩度的春光。

誠然，那平靜的生活，

不會增加我生命的榮光；

而那飛去的歲月，

却留給我以永世的懷想。

那裏我結識了知心的友人，

那裏我尋到了愛戀的姑娘；

我的足跡留在江岸的沙裏，

我的影象印在他們的心上。

我熟悉那渡口來去的小舟，
我熟悉那隔江起伏的山岡，
我熟悉那繚船上灘的鼓聲，
我熟悉那撓夫們洪亮的合唱。——
他們愛唱那些迷人的故事，
或者是這個美女，或者是那個情郎；
有時他們厭倦了這些，
就愛編排岸邊取水的姑娘。

我想得出菜花無邊的金黃；

紅杜鵑閃耀在樵夫們的担上；

徘徊在田埂上的農人，

吸着葉菸在悠悠遐想。

簡車的旋轉該是分外的匆忙；

彷彿有無窮的抱怨，

那些憂苦的巨人，

老是激夜不息的喧嘩。

像無根的飄萍，

年來我到處流浪；

像一些倦遊的旅人，

我懷念我生長的故鄉。

人們愛現實也愛幻象，

我愛故里也愛這地方

你白雲下江邊的小城啊，

你是我眷戀的夢幻之邦。

你飛去的白鳥，

請寄歸那夢境裏的姑娘，

別讓相思愁損她美麗的面龐。

對着這醉人的春色，

要勸她盡情歡暢，

告訴她我的靈魂正在那裏飛翔；

等乏了那縹渺的漫遊後，

我將憩息在她溫暖的心上。

一九四三，四，十九于蓉華西後壩

雲姝十七生辰

像一朵小小的蓓蕾

那麼青青的時候，

我就迷戀了你，到今天

我守候你已四個周歲；

雖然智者們曾告誡我，

對一個少女鍾情，

是件愚蠢的行爲，

但我終於癡戀了你。

像春風的吹拂，

像陽光的照射，

像四月裏的雨絲和露水，

我的愛情溫潤着你。

我知道，我的妹妹

將是朵嬌豔的薔薇，

雖然昨天還在含苞，

而今天已啓蓓吐蕊。

二九四三，編後二日

夢

金音 譯

這也是上帝的洪恩麼？

在夢中我們相會了。

依稀還是當年。

木香架下你緩緩起身，

一聲低嘆，吁出了

七載深久的哀忱。

沒有譴責，沒有嫉恨，

淚水包滿枯黃的眼睛。

熱淚浸濕了我的枕頭，
悲苦嚙碎了我的心。

雖然我耳底還留着你
淒澀的軟語溫存，

但我知道我已成了假薄人。

夢在啜泣中醒了，

我哭泣着當前的一切

爲什麼偏不是夢！

慰——

啊！我親愛的，

爲什麼想着你是孤貧，

難道祇爲你

沒有那淫賤的金銀？

你不該忘了你的美貌，

你那更高貴的德行；

你有一個忠實的愛人，

他給你一顆永世不變的心。

不錯，這世界上有一種叫做豪富，
權位與尊榮伴着他同住。

他們有一雙矚矚的眼睛，
接受別人的侍奉與阿諛。

但他們的內心却最悲苦，
因為他們知道得清楚，

那些使你眩惑的東西，
是那麼容易得來，容易失去。

一九四四・八・一 成都初版

— 三〇〇〇 —

總經售 中西書局

成都祠堂街三十四號

西安南院門三十九號

重慶戴家巷第十六號

四川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一五四號

